

SHADOWRISE

纷争与冤屈，挫不败坚强的意志。大义之人，敢于跨越千百年的种族积怨，即使牺牲自己，亦在所不惜……

雾影四部曲【Ⅲ】下卷

雾影升腾

SHADOWRISE

[美] 泰德·威廉姆斯 著

李天奇 李晓霞 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AD WILLIAMS

雾影四部曲【Ⅲ】下卷

雾影升腾

SHADOWRISE

[美] 泰德·威廉姆斯 著

李天奇 李晓霞 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影升腾 / (美) 威廉姆斯著; 李天奇, 李晓霞译
--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4
书名原文: Shadowrise
ISBN 978-7-5621-7770-8

I. ①雾… II. ①威… ②李… ③李…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2225号

雾影III：雾影升腾

SHADOWRISE

[美] 泰德·威廉姆斯 著 李天奇 李晓霞 译

出品人：米加德

总策划：卢旭 彦吴桐 沈丽凝

责任编辑：易晓艳 沈琳彦

特约编辑：王绍政

装帧设计：谷亚楠 朱海英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1号 邮编：400715

<http://www.xscb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023-68868624

印刷：重庆荟文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515千字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21.625

版次：2017年1月第1版

印次：2017年1月第1次

著作权合同登记：2015年第324号

书号：ISBN 978-7-5621-7770-8

定价：76.00元（全两册）

目 录

CONTENTS

<i>Prelude</i>	序幕	001
----------------	----	-----

Robert Cane: Filler 第一部分 面纱

<i>The Pham Crown</i>	第一章 虚假王冠	015
<i>A Road Below the Sea</i>	第二章 海底之路	027
<i>Litby Wood</i>	第三章 丝织林	043
<i>Without a Heart</i>	第四章 无心之人	056
<i>A Triplet of Peace</i>	第五章 一小滴“安宁”	068
<i>Broken Teeth</i>	第六章 断牙	084
<i>The King's Table</i>	第七章 国王的餐桌	097
<i>The Falcon and the Hile</i>	第八章 大鹰与鸢	113
<i>Leathin Outer Halls</i>	第九章 外殿死者	127
<i>Deepers</i>	第十章 沉睡者	143
<i>Cut and Thrust</i>	第十一章 切与推	156
<i>A Good Woman, a Good Man, and a Poet</i>	第十二章 好女人、好男人和诗人	167
<i>Picking the Needle</i>	第十三章 舔针	180
<i>Three Tears</i>	第十四章 三道伤痕	194

Robert Cane: Filler 第二部分 斗篷

<i>The Titled Dove</i>	第十五章 久经世故的小鸽子	211
<i>In the Fungus Garden</i>	第十六章 蘑菇花园	229
<i>Fish Heads</i>	第十七章 鱼头	244
<i>King Hesper Is Unwell</i>	第十八章 海茨帕国王抱恙	261
<i>Dreams of Lightning and Black Earth</i>	第十九章 闪电与黑土之梦	277

<i>Bridge of Thorns</i>	第二十章 荆棘桥	293
<i>The Fifth Lantern</i>	第二十一章 第五盏提灯	311
<i>The Patchwork Man</i>	第二十二章 补丁男	331
<i>Guild of the Underbridge Kallikans</i>	第二十三章 桥下区卡利坎公会	347
<i>The Failure of a Thousand Poets</i>	第二十四章 一千诗人的败北	366
<i>Into Sleep</i>	第二十五章 进入睡城	383

R. R. F. F. R. R. F. F. F. 第三部分 棺罩

<i>Born of Nothing</i>	第二十六章 生于贫寒	401
<i>Mayflies</i>	第二十七章 蜉蝣	416
<i>The Lonely Ones</i>	第二十八章 孤独者	428
<i>Every Reason to Hate</i>	第二十九章 每一个仇恨的理由	448
<i>Light at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i>	第三十章 来自阶梯底部的火光	467
<i>A Single Length of String</i>	第三十一章 一小段绳索	489
<i>Mysteries and Evasions</i>	第三十二章 秘密与躲避	508
<i>Caged Children</i>	第三十三章 牢笼中的孩子	527
<i>Ten of the First Stone</i>	第三十四章 原石之子	545
<i>Rings, Clubs, and Knives</i>	第三十五章 圆环, 棍棒, 短刀	567
<i>Hunting the Porcupine</i>	第三十六章 猎豪猪	589
<i>Under a Bone-white Moon</i>	第三十七章 骨白色圆月之下	606
<i>Conquering Armies</i>	第三十八章 征服大军	624
<i>Another Bend in the River of Time</i>	第三十九章 时间之河的又一道转弯	644

巴瑞克摇摇头：“没，鸟。我必须去那儿。”当然，这场冒险蠢透了，几乎注定要失败。但是，他血液里的那一点好奇和未知的感情牵引着他，他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当他需要的时候，他必然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

这就是身体健全的感觉吗？除了自己以外不用担心其他人，甚至有时连自己也不用太担心？他想。

大概是因为他现在有了一副健全的身体：很久以来，他畸形的胳膊除了偶尔能感受到一些疼痛外就没有其他知觉了，而现在他却不再受此困扰。不仅如此，他甚至觉得它就像他的另一只胳膊一样强壮，虽然通过一些小实验，他能判断出其实并非那样。那只胳膊由于长期不使用而肌肉萎缩，仍然无法像他的好手一样抓紧一根木棍，但这样的变化已经非常显著了。

“我已经改变了，”他对着暮色的天空说，“我得救了。”

“你说什么？”斯科恩刚刚飞去前方查探，这时才落到巴瑞克的肩上。这只鸟身上的气味比平时更难闻，也许没有比他更臭的东西了。

“没什么。你刚吃什么了？”

“鱼。在那边的岩石上找到的。从河里跳出来，又错过河水落潮。晒了几天，变得软趴趴的。其实很好吃。”

“离我远点。好臭。”

“少装腔作势。”乌鸦语调中有点受伤，拍拍翅膀飞走了。

高沼地上长着稀疏的绿草，空旷的土地昭示着曾经有人居住过的痕迹，虽然巴瑞克也无法猜出它的居民究竟是谁：石头废墟上长满杂草，荆棘点缀孤土，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房屋。有依山而建的石头披屋，有些看起来大得能让童话里的石靴怪勃拉姆比纳格和他的家人居住；还有精致的小村庄，其中最高的房舍也刚到巴瑞克的

腰间；有树皮和杂草建的屋舍，还有用河流冲刷光滑的石头建成的石屋。如果不是已经见过尖刺仙，他会以为这些建筑是他姐姐的玩具屋，只是用来给孩子们玩乐而已。但为什么这些小人离开了他们的文明居所，迁徙至危险丛生的丝织林，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过起野人一样的生活？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和这里的其他居民一起，离开这片绿地，只留下这寂静又哀伤的遗迹？



“还有多远？”他再次询问斯科恩。他已经在草原上走了三天了，随着河流从高沼地向下游流入这空旷的草地，新增的信心似乎也渐渐黯淡，像河流一样无休止地持续下落。这里的风似乎没有停止过，巴瑞克有种在平地上攀登高山的错觉，他褴褛的衣衫对于保暖实在无济于事。

“到夜人城？还是那个糟糕的地方？”斯科恩摇了摇头，看上去很疲惫，也不赞成巴瑞克的做法，“还很远，远得很。还得走上些日子。”

巴瑞克皱皱眉。沉睡者给他的梦里，那个盲国王怎么说的来着？“快来，孩子。我们正向黑暗狂奔。”时间越来越紧张了，毫无疑问……但精灵王畏惧的黑暗又是什么？

河岸平原也并非都是黯淡无望的。不像枝丫交缠的森林，这里向着雾影之地的灰色天空伸展开去，至少很开阔。因此，巴瑞克生平第一次能够全天观察这里的天空。天空仍然是永恒的暮光景象，却并非他所想的那样一成不变：云随风动，上下翻涌，天空自身的颜色时暗时亮，从珍珠似的、浅浅的雾色，到粗粝而青紫的暴风雨云般的颜色，不断变幻着。鸟儿展翅高飞，虽然由于太过遥远而看不清楚，却和他能记起的任何正常大陆上的鸟儿一样自然。还有河流，

虽然比起在他身后的高地上时流速缓慢了些，却仍然足够鲜活。自从跨过雾影线以来，巴瑞克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自己是在向前行进。

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阳光下的大陆。尽管没有明显的黑夜和白天之分，影河两岸仍然充满了生机。地势低矮的地方，大河向平原伸展延续，形成大大小小的沼泽，苍白的芦苇随风飘摇，像是片片瘦骨；其他地方，垂柳将它的枝芽伸进河水里，像是女子在侧头洗发。鼓胀的黑色青蛙发出尖利的噪声，却在他走过的瞬间没了声响，在他走远后重又恢复叫唱。偶尔也有些大型的动物隐匿在芦苇丛中，发出咔嚓咔嚓声。有一次，他还见到一头巨大的牡鹿正从它喝水的河边向上看，浑身漆黑，却有副雄伟的银色鹿角，它那沉静平和的凝视让巴瑞克很难相信它只是一只动物。尽管这一路上常常食不果腹，但这头牡鹿看上去如此威严，以至于巴瑞克直到它跑远了才想到可以猎杀它。

河里也生机勃勃。一群群闪光的小鱼逆着水流游动，看不真切的大家伙潜在深处，只有刺背划破水面，或是狭长暗影游过浅层的时候，才能勉强分辨。

然而，这些小东西根本不能果腹。巴瑞克曾经在冰冷的河水里站了一两个小时，最后还是没能抓到过那些亮闪闪、滑溜溜的鱼。他沼泽猎鸟最成功的一次是发现一窝小小的、颜色奇怪的鸟蛋。那些鸟蛋，还有在斯科恩提醒下可以食用的草根和芦苇，就是巴瑞克的全部食物了。虽然他现在有火了，但是没有食材可供烹饪，那也没多大用处。沿着影河走了整整一个星期，穿过看似无边无际的草地之后，巴里克已经不怎么关注那条痊愈的胳膊了。即使能够自由挥动手臂是件特别值得兴奋的事情，在眼下这种饥肠辘辘的时候也还是很难让人开怀；即使那曾经像鸟爪一样扭曲的手指现在奇迹般地能动了，红肿生疏的手掌也只能抓到无尽的冷风。

河岸边的树木开始向周围的土地伸展，先是小小的树枝，再是高大的桦树和山毛榉，还有常青树和其他一些他不认识的树种点缀其间。巴瑞克开始感到一丝安慰，在枝繁叶茂的树下走似乎更温暖一些，一定是树叶挡住了不少冷风。但这些树木也令他难以继续沿着河流向前行进，而且还让他回想起了关于丝精的糟糕记忆。那些面色苍白而丑陋，双眼湿润的怪物也会住在这种新生的森林中吗？或者，也许还有更可怕的东西栖居于此——蛇或狼，或其他无法命名的怪物？

斯科恩比平时更加帮不上忙。当树木变得茂密时，这只鸟常常被那些新鲜有趣的食物吸引，尽管有时也能找到些东西给巴瑞克垫垫饥，比如说鸟蛋，但是其他的——像是某种有斑点的，被乌鸦认为“甜蜜而柔软多汁”的灰色鼻涕虫——对他毫无用处。饥饿难耐时他咬过一口那种恶心的东西，但他宁愿饿死也不会再咬第二口。

在通往睡城的空旷草地上艰难行进了数天后，巴瑞克·埃顿遇到了补丁男，而当时他已是浑身湿透、身心俱疲，不但郁郁寡欢，而且饥肠辘辘。



雨水狠狠地冲刷着头顶的树叶，即使隔着河水的奔腾声都能听得见。巴瑞克跟潮湿的柴火较劲了好久，终于点亮了一星火光，让它燃烧起来。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响动，望见远处河岸边有个笔直的身影正穿过芦苇丛。闯入者并没有费心隐藏自己——事实上，它发出的声响相当之大——但巴瑞克还是吓得寒毛直竖，稍稍起身蹲伏在地面上，从腰间拔出破损的矛。

他待在原地，保持安静和警惕，那个东西则一摇一摆地不断接近。它似乎对巴瑞克视而不见——除非，他提醒自己，它在戏弄他。

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闯入者从芦苇丛中现出身形，丑陋的脑袋转向他。那一瞬间，他以为最糟糕的恐惧变成了现实——那一定是某种怪物，它正在蹒跚着过来，颜色奇怪，而且身上还有不停晃动的长叶子。

巴瑞克挣扎着站起身，就在他不确定是该攻击还是逃跑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刚才他以为是头的东西，原来只是为了避雨而刻意拉低的斗篷兜帽。长叶子是破烂的衣衫，只是颜色出奇的鲜艳华丽，所以这个陌生人不像是森林野人，反倒像是从某个宗教游行中走出来的人物。

斯科恩降落到巴瑞克肩膀上，把他吓了一跳。“不要，”乌鸦平静的语调中透露着一股焦虑，“我见过你。别靠近。我不喜欢你。”

但那人显然已经看到他们点的火，一边迅速靠近，一边挥舞手臂，还大声呼喊着一些无意义的词汇：“噶哇！呼哈！噶哇！”

巴瑞克往后跳了一步，挥舞着他的矛头。“停！”他喊道，“斯科恩，跟它说精灵语！叫它退后！”

衣衫褴褛的人停住脚步，拉下兜帽，露出一张苍白而沾满泥巴的脸，巴瑞克这才发现那张脸相当平凡，甚至和他一样，是人的面孔。“你……你刚刚说什么？”那个人问，“那是阳光大陆的语言吗？”

巴瑞克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阳光大陆”是雾影之地居民对雾影线另一边的称呼。“是的，”他说，但仍然将武器对准外来者，“是的——我来自那里。你也会说我们的语言吗？”

“会！我记得！”陌生人又踉跄着向巴瑞克走了几步，“天啊，你居然在黑灶台这儿生火——老天保佑你，先生！”

巴瑞克用矛头驱赶他退后。“停在那儿。你想干什么？你是谁？”他仔细地看了看那个奇怪的人，接着补充道，“你不像个精

灵。你像个人类。”

这反而把那个陌生人吓了一跳，他把脸皱成眯着眼的滑稽模样开始思考起来。很显然，他并没有加尔人特有的那种夸张的骨瘦如柴的身板。他的脸像稻草一样扁，浑身脏兮兮的，每条皱纹里都嵌满污垢，湿头发打成了结，“装饰”着树枝和叶片。虽然他掉落的牙齿数目超乎寻常，但实际上却并不比王子年长多少。

“人类？人？”那人轻轻点头，他那身多彩的破衣烂衫也跟着晃动，“是那个词。是的，是那个词。”

“你从哪里来？”巴瑞克往四周看了看，以防这个肮脏的怪物还有什么同伙躲在背后突然跳出来绑架他，不过看迹象，周围应该没有别人了。

“从……对，从阳光大陆来。”陌生人说——语速出奇的慢，好像他刚想出的是一个近乎无解的谜团的答案。“但我记不太清了，”他悲伤地补充道，“隔了这么久。”

“你叫什么名字？”

补丁男笑容惨淡地说：“主人叫我匹克。”

巴瑞克往后退了退，以便让他能更靠近火堆。匹克匆匆跑过来，蹲下身，伸出双手靠近火堆，浑身上下都在发抖。

“你想干什么？”巴瑞克终于问道，“你迷路了吗？还是说你想要打劫我？”

那个叫匹克的人好像被打了一巴掌似的缩了缩身体。“没！请不要伤害我，求你了。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能帮我的人。是我的主人，我可怜的主人！”

虽然每一根神经和每一块肌肉都在鼓动巴瑞克远离这个衣衫褴褛的疯子——斯科恩甚至已经飞到天上去了，好像人类的蠢病会传染似的。但他还是问道：“你想说什么？”

“有一名布莱米守卫者掉进水里了。我想要帮忙，但我也掉下

去了。我差点淹死！我一直在想办法寻求帮助，想了好几个小时！但我可怜的，生病的主人……”

“布莱米守卫者？”

“跟我来。”尽管身上还在滴水，补丁男却从火边跳起来，快步向河边走去，像只急切的小狗一样，每走几步都要回头看看巴瑞克有没有跟来。“跟我来你就知道了！”

巴瑞克朝着河岸边摇摆的芦苇丛走去，沿着匹克刚才穿过芦苇时踩过的那条泥巴路往前走，斯科恩在他头顶盘旋，讲着各种悲观的预言。“够了，鸟，”巴瑞克终于忍不住说，“做点正事。飞到前面看看，那个家伙有没有拿根木棒或者什么东西在等着我。”

不一会儿，乌鸦飞回来了：“他正站着看水，好像在等着。有条船在那儿，但我不喜欢——有什么不对劲。”

当巴瑞克终于追上匹克时，他看到了那个矮个子男人。正如斯科恩所说，他站在一片踩平了的芦苇上，盯着河流逐渐变宽、变成平静黑水的地方看。水中央的地方有一块长长的岩石，有个奇怪的驼背家伙正撑着一艘黑色的船，在水中慢慢打转。

巴瑞克好一会儿才弄明白实际的大小和距离：“划船的人很高大，非常高大。那就是你的主人吗？”

匹克看他的眼神就好像巴瑞克刚才说的都是疯话：“那是另一名守卫者。他只有一只桨。”

“那他也可以用桨撑回岸上，”巴瑞克建议道，纳闷匹克主人到底雇了怎样一个呆傻的船夫，“你告诉他。”

“他……”补丁男在脑袋后面扭着手，最后说道，“听不到。”

“哦，老天……”巴瑞克看着那个驼背的人和转着圈的狭长黑船。“那就跳下去演示给他看啊。”

匹克正从他头发里往外拣芦苇。“我不会游泳，掉下水的时候差点淹死，后来才找到一处水浅的地方爬上来。真是万幸。”

巴瑞克看看他，又看向河里。“河里有什么我该知道的东西吗？比方说，长着大牙的东西？”

“我出来了，”匹克说，“但我起先确实挣扎了好一段时间。”

巴瑞克心里暗骂一句，下到水里去了。脚下的泥巴河床很快就够不着了，他不得不开始游泳。当他靠近缓缓移动的船只时，他原本期望船夫能转向他，但是，那人仍然保持他那奇怪的驼背姿势，就像是被下了咒一样，虽然意识不清却仍然压低着腰，机械地摆动双臂划着桨，一下，又一下。

当巴瑞克的手指抓紧木头船舷，开始撑着上船时，船夫终于注意到他了。巴瑞克先是注意到船和船夫都比他从岸上估计得要高大许多，然后看到甲板上的小帐篷下躺着一个颇长而苍白的身影，这时魁梧的船夫转身面向他，但仍然没有抬起头。

那是因为他没有头！巴瑞克亲眼看到——它只有一双硕大而湿润的眼睛长在胸膛。巴瑞克尖叫一声，猛地跳进水里，脑袋差点撞到水面漂浮着的另一只船桨。他在水中沉下去又浮起来。惊吓中，吞了不少绿色的河水。

“神啊，那究竟是什么魔鬼？”他气急败坏地说。

“不是魔鬼！”匹克在芦苇岸上叫嚷，“只是一名布莱米守卫者！不会伤害你的！”

如果是在陆地，巴瑞克也许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鼓足勇气再次靠近那艘船。但可惜不是，他不能永远留在河里。当他再次爬向那艘船的时候，那只怪物转向他，却没有做出什么别的动作。它宽厚的臂膀仍在划动那只船桨，坚定得像是磨坊风车的转轮。船仍然在黑水里打转，慢慢地划着圈。

当他们终于离那只浮桨足够近的时候，巴瑞克从水里捞起它，递给守卫者，尽量不去看他胸膛那双黯淡无光、一眨不眨的眼睛，也尽量不去看它肩膀之间本该长着脖子和脑袋的空白之处。怪物似

乎没看递过去的船桨，但当巴瑞克将船桨滑进船闸的时候，守卫者毫不犹豫地抓紧它，开始用两只桨一起划船。船终于开始向着下游的河水前进。

“我怎么才能让它靠岸？”他喊道，“这怪物有耳朵吗？”

“把你的手放在它身上，说‘西亚’！”匹克回答，“大声，它才感觉得到！”

巴瑞克把手放在守卫者的肩上，它的肩膀异常宽大，摸起来却很舒服。他说出了那个词，于是怪物划动起一只单桨，直到小船慢慢转向岸边的方向时，又开始划动双桨。不一会儿，小书单薄而漆黑的骨架就触碰到了泥泞的芦苇丛，巴瑞克跳上了岸。当船再也无法前行的时候，守卫者也不再划动船桨，它胸膛上的双眼看着巴瑞克和匹克，就像一只田野里的母牛一样，没有显出丝毫好奇。

补丁男爬上船，将帐篷折起来，然后在那个一动不动的身影旁边跪下。他的兴奋只维持了一小会儿，就开始安静地抽泣：“他病得更厉害了！他没法活着到睡城了！”

巴瑞克努力掩饰住自己的惊讶，“你的主人……来自睡城？”

“奎鲁斯是个伟大的人，”匹克争辩道，就好像巴瑞克说了他主人的坏话，“所有的无梦人都会悼念他。”

“夸-卢斯。”巴瑞克试着念出来，“他也是吗？他也是无梦人吗？”

匹克擦拭着双眼，却毫无用处：眼泪仍然止不住地往下流。“是的——他救了我！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仁慈，我早就死了。他几乎从不打我……”他扑倒在那个静静躺着的人的胸膛上，身体上下起伏。巴瑞克则爬进船舱，小心翼翼地来到守卫者旁边，想要一睹匹克主人的面容。

尽管巴瑞克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当他看到那人丝绸般的灰色皮肤和憔悴的面容时，他还是惊呆了，因为他的面容跟半神吉库

因的杀人巫师尤尼索太过相似。匹克的主人正陷入某种致幻的高热中，太过虚弱而无法移动。他睁着眼睛，从左看到右，眼睛里却没有焦点。还有他的面色看上去和尤尼索的同样诡异——像是赞德的玉石一样的青绿色，没有一丁点儿白色。看着这张脸，深渊里的恐怖回忆汹涌而来，巴瑞克花费全身力气才忍住冲动，没有拔出他的匕首刺向这怪人的心脏。但是褴褛的仆人显然不是这样想的：当匹克抬头看巴瑞克的时候，他双眼通红，脸上还有眼泪在流淌。

“其他仆人都 在主人被击垮的时候逃跑了。我没法既好好照顾他，又控制那些守卫者。跟我一起。帮帮我！我们可以一起把他运回睡城。”

“我可不想！”斯科恩立在高高的船尾尖叫，激动地拍打着翅膀。

“安静，鸟。”巴瑞克看看瘦骨嶙峋的仆人，又看看生命垂危的主人。有那么一会儿，他也在跟丝精做斗争，然后一切都明朗起来：他注定要做这件事。像是希里欧米蒂斯或者凯勒一样，在任何困境中都能找到解决方案。这里就有现成的答案——一艘能带他去睡城的船和一位能帮助他在那个陌生地方隐藏身份的向导。也许沉睡者夸大了去睡城的难度——也许现在已经有很多像匹克一样的普通人类生活在无梦人当中了。

但是，这主意仍然使他惊恐。这安全来得太过容易，就像是一根洗好的亮闪闪的萝卜躺在圈套的正中央，一根绳子就在兔子洞旁边——但也许这就是被命运垂青的感觉。他最后看了一眼那名守卫者，耸了下肩，然后点点头。

“好，”他说，“我跟你走。至少走一段路。”

完备的双桨现在紧紧握在一双遒劲的大手里，无头守卫者划动双桨将船驶向下游。虽然平稳的水流帮了不少忙，但事实证明，这

个怪物比巴瑞克猜想的要更稳妥些，它操纵船只越过阻碍的灵巧劲儿，与在黑水中茫然打转的样子简直有天壤之别。在匹克的悉心照料下，那个灰皮肤的人已经坠入更加平和的睡眠了。斯科恩站在小船高高的船尾上，气冲冲地拍着翅膀。

“你说你的主人是被击垮的，”巴瑞克问补丁男，“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在乞丐之地遇上了强盗。”他用一块湿布擦拭着他主人灰色的皮肤。“他们自称绳族。第一眼看上去无比平凡，却异乎寻常地瘦——像是长了腿的鳗鱼——并且从不闭上嘴。一口黄牙跟盖房子用的钉子一样长。”穿着彩色破布的人颤抖了一下，“先是主人的一名侍卫被杀了，然后绳族的另一个人向主人射……射了一支箭。其他仆人里有一个和我一起……我……我们把箭头拔了出来……但绳族射的箭把主人的其他侍卫都杀死了，剩下的仆人跑下船，想逃离这群强盗，但却再也没有回来。好可怕！但是守卫者划船划得很快，而绳族人都还站在岸上，所以我们逃走了。但是那个仆人背上也被射了一箭，脸色白得像蛇。他也死了。主人……主人病得越来越厉害……”匹克不泣不成声，巴瑞克对男人的哭泣感到有些尴尬，转身看着河岸边的芦苇从身边滑过，直到匹克继续说道，“根据主人的时间盒子来看，那是三次睡眠之前的事了。然后我们撞上了岩石，一个守卫者就掉到河里淹死了。剩下的你就都知道了。”

巴瑞克皱了皱眉：“怎么会淹死呢？他们又没有嘴。”

“他们有嘴，长在肚子靠下的地方。当他们受伤或者受到惊吓的时候甚至能发出声音——某种尖利的呼哨声……”

“够了，”巴瑞克不想再去想它——这太不符合自然规律了。

“我们到达睡城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你的主人生命垂危——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会对你……和我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会安全的，我敢肯定。”匹克这样说，就好像在

这之前他从未真切想过此事。“主人一直都对我很好。那里还有无目——他把他们也照顾得很好。他让他们得以终老！”

“无眼？那是什么？某种动物吗？”

匹克摇摇头：“他们……他们是和你我一样的人类。在睡城被抚养长大，是这些年在雾影线上被抓的人类的后代。主人通常一次会养十二个在身边。”

奴隶，换言之，人类奴隶。但也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巴瑞克从不认为人类能在睡城享有和无梦人一样的特权。

奎鲁斯睡梦中讲了句话，一声急促而含糊的呢喃，对巴瑞克来说，就跟风的叹息声一样无法理解。

“你怎么会侍奉这么一个怪物？”巴瑞克问。

匹克抬起头，他的脸因痛苦紧绷着：“我……我迷路了。他发现了。表现得很仁慈，然后就把我收作奴隶了。”

“仁慈？这个……家伙？我不相信。”

匹克吃惊地张大了嘴：“但他曾经……现在也很仁慈！”

巴瑞克耸耸肩：“如果你非要这么说的话。”他记忆当中的其他无梦人，尤尼索，都是没心肝的怪物。难道这个家伙真就不一样，还是这个叫匹克的人已经被雾影线的遭遇搞坏了脑袋？

“我饿了。”斯科恩突然说。乌鸦从船尾上跳下来，重重地拍打翅膀，越过湍急的河流，向森林飞去了。

谁又惹着那只鸟了？巴瑞克很好奇，他什么时候开始一言不发了？明明平时一直嘟嘟囔囔地抱怨个没完，让人片刻不得安宁。

巴瑞克在船上待了几天后，这个情况变得越发明显了，斯科恩不仅变得异常安静，还刻意避免和他们在一起：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天上飞。即使从寂寞的飞行中回来，他也只是落在船尾那块有黑色斑点的弯木上——木头比巴瑞克还要高些——然后静静地看着逝去